

1720/17

目 录

大兴县历史沿革.....	李丙鑫 (1)
首都桂冠上的一颗明珠——黄村卫星城.....	李丙鑫 (1)
三海子畔麋鹿苑.....	张 超 (6)
清雍正皇帝奶母坟.....	李丙鑫 (7)
昆仑石记海户情.....	张 超 (8)
庞各庄保卫战.....	史柳坡 (10)
激战骑兵师血染永定河.....	史柳坡 张竞生 (14)
庞各庄西瓜饮誉京城.....	周淑坤 (20)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北京市大兴县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大兴县历史沿革

李丙鑫

大兴县位于北京平原南部。北连丰台、朝阳二区；西以永定河为界与房山区相望；东界通县；南部西南部与河北省廊坊市、固安县、涿州市等毗邻。南北长约44公里，东西宽约44公里。总面积1,030平方公里。人口44.3万。县人民政府驻黄村镇，北距城区20公里。扼京津铁路、京开公路要冲，地理位置十分重要，素有“京南门户”之称。

据史籍记载，大兴县在秦朝时大部分属于蓟县地。秦始皇二十三年灭掉燕国后，在此设置广阳郡。蓟县属广阳郡管辖，县衙治所在蓟城（今北京城区西南）。两汉至隋唐、五代，蓟县之名不易。分别属广阳郡、燕国、燕郡、涿郡、幽州、范阳郡等。唐建中二年（公元781年）把蓟城内原来的燕州旧廨做为幽都县治所，“管廓下西界，与蓟分理。”（《旧唐书·卷三十九·地理志二》）蓟城内始设两县分治。唐并曾侨置沃州及所领滨海县于蓟县东南回城，（即今大兴县青云店乡大回城村）。后晋天福元年（公元936年），后晋石敬瑭因契丹帮他当上了皇帝，于是把燕云十六州割让给契丹。“（辽）会同元年十一月……升幽州为南京”，又号燕京幽都府，将蓟县改名蓟北县。辽开泰元年（公元1012年）十月初一“改幽都府为析津府，蓟北县为析津县，幽都县为宛平县。”（《辽史·卷十五》）“析津”之名起源于古代分野之说，“以燕分野旅寅为析木之津”故名（《辽史·卷四十·地理志四》）。金海陵王完颜亮迁都燕京后，“以燕乃列国之名，不当为京师号，遂改为中都。”（《金史·地理志》）在金朝统治者营建宫殿时，曾从地下掘出一枚古钱，上面铸有“永安一千”字样，金主完颜亮以为这是个祥瑞之兆，就把析津府改名永安府。金贞元二年（公元1154年）又改永安府名大兴府，改析津县名大兴县。大兴，寓疆域广阔，兴旺发达之意。所以在清康熙二十四年（公元1685年）由大兴县知县张茂节编纂的《大兴县志》中记载说：“大兴得名实自金始，历元明不易。”至今已有834年的历史了。

到过大兴县的人们都很奇怪，大兴县的历史比北京城得名的历史还要早200多年，怎么没有县城呢？原来，金代仍沿袭辽代旧制，中都城及近郊设两县分治。大兴、宛平二县治所倚廓中都城，被列为赤县（唐时，京都所治为赤县，京城旁边的县为畿县）。大兴县分治中都城东界，宛平县分治中都城西界。元朝初年，中都城已相当残破。且“土泉疏恶”，已不能适应城市发展的需要。元至元四年（公元1267年）在中都旧城东北营建大都城，仍以大兴、宛平二县为赤县，属大都路总管府。大兴县分治大都丽正门（今天安门南侧）以东，县衙治所在大都城南（今宣武区东北琉璃厂南）。明朝初年，大兴县属北平府。明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移县衙治所于北城教忠坊（今东城区交道口南大街大兴胡同）。明永乐元年（公元1403年）改北平府为顺天府。清沿明旧，仍名顺天府。明清两代，大兴县衙署一直设在北京城内。“大兴附都城顺天府之廓，府城即县城。”（《大兴县志》卷二），这便是大兴县过去为什么没有县城的一个历史原因。

金代以前，由于史籍中关于大兴县疆域里至的记载过于简略，因此很难推断出大兴县疆

域位准确范围。“是以县治地上之广狭既纷更难稽，而州府统隶之远近复错综难辨。”（《大兴县志·沿革考》）元朝初年，其大兴府仍沿金代旧制。“（元）至元二十一年置大都路总管府。”（《元史·地理志》）下辖右、左警巡官及大兴、宛平等六县和十个州。据《元一统志》记载，大兴县疆域“北至大都（今北京城）三里，东至本县东郊亭东（小郊亭）通州界首三十里。西至旧城施仁门（约在虎坊桥西）一里。东（南）至东安州界清润店（今青云店）六十里。北至大都（今北京城）三里。东到通州六十里。西到旧城施仁门一里。南到东安州一百里。北到大都三里。东南到灤州（通县南部县村）八十七里。西南到固安州一百二十七里。东北到顺州（今顺义县）九十里。西北到宛平县十里”。分治大都城丽正门（今天安门南侧）以东及近郊一带，下辖燕台乡、招贤乡、崇让乡、崇让北乡、崇礼乡。

明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大将徐达领兵攻入元大都，元朝灭亡。“改大都路为北平府，而大兴仍分理本府之东界。”（明永乐大典本《顺天府志》）明永乐元年（公元1403年）正月升北平府为北京顺天府，大兴、宛平二县衙治所仍在北京城内。大兴县境北到宛平县胡渠村（今朝阳区胡渠村一带），东北到光熙坝河岸（今朝阳区东坝河）；东到通州界西隅角铺（今朝阳区三间房一带）；东南到灤州水南庄（今通县水南村）；南至东安县界门家庄（今堡上村东南）及寺堡店（今廊坊市南北寺堡）；西界宛平县（北京城区鼓楼大街、宣武门大街以东及今大兴县庞各庄、大辛庄以东地区）。明朝初年北平府城内设坊三十三。大兴县分管城区东半部梁大坊、教惠坊、金台坊等二十坊。

明永乐十三年（公元1414年），明成祖下令扩充下马飞放泊。在大兴县中部圈占约210平方公里土地兴建皇家苑囿南海子，将大兴县境分为南北两部分，使大兴县在行政管理上造成诸多不便。同时，这也为以后大兴县署迁往北京城南郊埋下了契机。

清顺治元年（公元1644年）定都北京，大兴县疆域与明朝无异。“清初划土分疆，多沿明制。”（《清史稿·地理志》）清康熙初年，大兴县南部略有收缩，北部延伸至今昌平县燕丹村、海青庙一带。康熙朝中期，又将北京城东北部顺义县所辖孙河镇一带划入大兴县境。“大兴分上东西约计一百五十里。（清康熙《大兴县志》记载，“大兴分上东西约计一百五十里，南北约计一百五十里五里。编户三十六里。”疑有误。今以清光绪《顺天府志》大兴县图度之，东西平均宽约五十里，南北约计一百五十里五里。编户三十六里。”《大兴县志》中号称“天下首邑”，也就是说大兴为天下第一县。清朝乾隆年间，又将原来东安县采育一带划入大兴县境。“采育，即安次县之采魏里。明初为上林苑，改名蕃育署，后人合新旧而名之，呼为采育。……今划入大兴县界。”（清乾隆《东安县志》）这次划入大兴县境的地区包括今长子营、采育、凤河营、大皮营、朱庄等乡及青云店乡、安定乡东部地区一带村庄。采育东部官沟以东原风河故道南北狭长地带仍属东安县辖境。经过这次变动，一直到清末，大兴县疆域基本上无大的变化。

辛亥革命后，于1914年10月4日废顺天府，改为京兆地方，下辖大兴、宛平等二十县。“京兆为明清两代之顺天府，已改定新制，而民间或沿用旧俗。今京兆尹公署，即昔日之顺天府衙门”（《大中华京兆地理志》）大兴县疆域仍沿用清制。其北界昌平县三十五里，东北界顺义县四十五里，西北界昌平县二十五里，东界通州二十里，东南界安次县八十七里，南界安次县九十五里，西南界固安县九十八里。西无管辖，与宛平县交界。包括今昌平区东南、顺义县西南及朝阳区大部地和大兴县东部地。1928年6月28日，国民党南京政府令，直隶改称河北省，北京改名北平。划北平为特别市。京兆所辖大兴等二十县划属河北省。据1933年填报的《河北省各县概况一览》中《大兴县》目下记载，大兴县疆域“东通县，南安次，西北平

市、宛平县；北顺义县、昌平县、北平市。”全县分六个区，“东西五十五里，南北八十五里。全县面积4650方里。”国都南迁时，曾议迁大兴县治于黄村镇。当时大兴县所辖六个区，有五个区在北平城南，孙河区在北平城东北。故民众团体代表联合上书以“大兴县政府久居平城，与所属民众向隔阂”为由，呈请将大兴县政府迁至黄村镇。“县政府即有迁移之必要，详勘地势，黄村实为最善之区。”（转引自县志编委会《大兴县要事纪年》中《河北省政府公报》114号）但由于种种困难，当时并未实行。直到1935年3月才将大兴县政府迁至南苑北大红门，以原丰宸苑官房为办公地点。

一九三七年三月，大兴、宛平等四县划属第三行政督察区。“七七事变”后，9月15日伪大兴县政府迁至南苑镇营市街，“县署所在地，系借用自强小学旧址。”（《河北省大兴县事情》）即今丰台区南苑镇新华路5号南苑第二旅馆。当时曾有人倡议修筑城墙，并经勘察设计，只缘工巨款艰，尚未举办。

一九三八年，大兴、宛平二县划属河北省津海道。据1938年统计，大兴县面积828.66平方公里。与1933年全县总面积比较，减少330多平方公里。因受当时战乱影响，大兴县疆域曾有较大变动。1940年7月1日，伪河北省燕京道署在北平成立，辖通县、大兴、宛平等十五县。1941年5月，“奉省令大兴县孙河区五十村划归顺义县，改为九、十两区。”（1948年4月《顺义县全图·地理志略》）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后，大兴县公署仍设在南苑镇，属河北省管辖。1946年6月原孙河区50村仍划归大兴县属。据同年9月12日大兴县政府建设科绘制的《大兴县全图·地理志略》记载：“全县土地面积3,462平方华里（约合865.5平方公里）。东邻通县、顺义两县；南邻安次、固安两县；西邻宛平；北邻顺义县。而北平市恰位于县境与孙河区之中间。划为六个行政区。”由此可见，大兴县疆域自清光绪年间至1946年其基本轮廓未变，只是在边界上略有盈缩。

解放战争时期，我大兴县人民政府尚处于游击状态。1945年秋到1946年5月，大兴县人民政府驻礼贤镇。当时，基本上以京津铁路为界，北部是国民党统治区，南部是我方活动范围。1948年底，大兴县人民政府进驻安定小营（今安定乡兴安营）。1949年春又移驻青云店。此间将原属大兴县之孙河区分别划属顺义、昌平等县；原南苑区划为北平市23区，原黄村区划为北平市24区。同时将原属宛平县、良乡县之永定河以东地区村庄及原安次县官沟以东地区村庄划入大兴县境。同年秋，黄村区复归属大兴县。全县共划分五个辖区。即一区礼贤，二区庞各庄，三区黄村，四区青云店，五区采育。1953年初又增设六区榆垓。1954年夏，大兴县人民政府迁至黄村镇。从此，黄村镇始成为全县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之后，原属河北省固安县永定河北部24村又划入大兴县境。1958年3月7日，大兴县划归北京市。同年5月29日，北京市政府决定，并经国务院批准，原南苑区大部复归属大兴县，合并改名大兴区。1960年1月7日，复改名大兴县。在此期间，原属通县的碱庄、双桥门、康村、大羊坊、小羊坊等七村划入大兴县境，确定了今大兴县疆域范围。

首都桂冠上的一颗明珠 ——黄村卫星城

李 丙 鑫

黄村这座历史上破旧的小镇，在短短的十年中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已经发展成为北京南郊一座初具规模的新兴卫星城镇。我们漫步街头，眼前呈现出一幅美丽壮观的图画。有整齐大方的楼群，宽阔笔直的街道，街道两旁绿树成荫，树间花草争奇斗艳，街心绿地宛如一潭绿水，人们仿佛置身在绿色的海洋之中。难怪有人赞美说，如今的黄村已变成了绿城；花团锦簇，就好像一座巨大的公园，令人神往，使人陶醉。黄村镇的变化是巨大的。然而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黄村有过灾难深重的过去有它悲惨的命运。

黄村位于北京平原西南部，北距城区 20 公里。据出土文物记载，早在汉代，这里就已经形成村落。辽代时地属燕京析津县招贤乡东基里。金元时期，这里由于地势低洼，每逢雨季古浑河暴涨成灾，浑浊的河水挟带着大量泥沙淹没了村庄和庄稼，吞噬了大片良田。冬季狂风怒吼，卷起滚滚黄沙，好象一条张牙舞爪的恶龙，呼啸着把大量的黄沙倾泻到这一带土地上，年深日久形成南北长十多里的沙龙。昔日的良田变成了沙丘，土地荒芜，人们流离失所。据传说，当年这一带荒草没膝，野兽孳生，已成为一片天然狩猎场。所以人们把这里叫做荒村，后来才演变为黄村。明代时黄村人口逐渐增多，发展成为附近地区中心集镇。清朝时由于地近皇家苑囿南海子，在村东辟有黄村门。乾隆时期黄村已逐渐发展成为北京城南一座重要集镇。当时镇内有裕隆号、太和店等十多家商号，车水马龙，商旅云集。时人谓此“形连燕岭，势接西山”，誉为“京南福地”。

历史上的黄村镇是一个以农业经济为主的自然村镇。由于水旱灾荒，沙荒盐碱危害严重，造成土地贫瘠，发展非常迟缓。从镇北部的海户屯到南部的饮马井，虽然号称五里长街，其实只有一条六百米长的老街算是正街。街道狭窄，道路泥泞。两旁几乎是清一色的土坯房。街东侧的大龙河，由于倾倒便溺，臭气熏天，成了一条“龙须沟”，严重地影响和危害着人们的身体健康。

解放后，大兴县人民政府几经迁移，于 1954 年夏迁到黄村镇。从此揭开了黄村镇历史上崭新的一页。一九五八年三月，大兴县划属北京市，黄村镇做为北京南郊一座集镇迅速地发展起来，为今天成为首都卫星城进行城市建设奠定了基础。从 1976 年开始按照规划进行城市建设以来，黄村卫星城铺筑了近 30 公里的道路，敷设了雨污水管道；兴建了县委、县政府大楼、大兴宾馆、商场、影剧院、旅馆、长途汽车站、体育场、少年宫、儿童游乐园等。1982 年 8 月 1 日第一座现代化的自来水厂开始向全镇居民供水，截至 1986 年底黄村卫星城共兴建各类建筑达 237 万平方米，其中宿舍、住宅面积近 80 万平方米。有 40 多个中央、市属企事业单位和大专院校迁到黄村进行定点建设。城镇建设面积由 1975 年的不足四平方公里，扩大到现在的 16.9 平方公里。城市人口已增到 9.55 万人，如包括本镇工作但户口不在本镇的人口，总人口已达 12.43 万人。

座落在兴丰大街东侧的县委、县政府办公大楼高十二层，大兴宾馆高十三层，宾馆有房间216套，五个餐厅和七个会议室，一次可接待近千人就餐。乳白色楼身，拔地而起，是目前黄村卫星城内最高的建筑物。这两座大楼相映生辉，为黄村镇的城市建设增添了光彩，已成为大兴县的象征。登上大兴宾馆俯瞰，黄村卫星城尽收眼底。街道两旁楼房鳞次栉比，行人车辆川流不息，建设工地上塔吊林立，整座城市到处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繁荣景象。

城市建设的发展促进了工业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北京化学纤维厂是在黄村卫星城进行定点建设的全国基本建设重点项目之一。现已建成投产。每年可产涤纶纤维17000吨，为改善首都人民的衣着水平，繁荣国内市场做出了贡献。在黄村镇地区达27个县镇属企业中，大兴制酒厂生产的名酒“醉流霞”、黄酒“四酝春”名闻遐迩；大兴电机厂的系列化电机产品远销重洋，为国家换取了大量外汇。1986年新建成的工业品批发市场、供销社商场、农贸市场等为促进城乡经济交流和发展农副产品贸易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为了满足城镇居民的娱乐需要，黄村卫星城内建有可容纳1700多位观众的影剧院。还有藏书丰富的图书馆。有供工人开展业余文化生活的俱乐部，也有供少年儿童学习科学文化知识的少年宫。其中最受青少年喜爱的要数黄村儿童游乐园了。

黄村儿童游乐园位于兴丰大街西侧，占地32亩。在北京市妇联、北京市少年儿童福利基金会的关怀和支持下，1981年5月30日建成开放。游乐园内设有龙船、旋风、双人飞天、滚摆舱等大型游艺机和电动汽车、球泳池、蹦蹦床等40多种儿童玩具。黄村儿童游乐园是北京郊区规模最大的儿童游艺场所，自对外开放以来，吸引了成千上万的首都青少年、儿童到这里游玩。每逢节假日这里就成为孩子们的欢乐王国了。

如今在黄村儿童游乐园西边又修建了一座占地60余亩的黄村公园，里面堆砌了土山，开挖了湖泊，修筑了水榭和拱桥。每日晨昏，这里都吸引了众多游客。人们或在湖面荡船，或漫步在湖山之中，或在亭中小憩，饮茶品茗，满目青山绿水，使人心旷神怡。按照城市建设发展规划，为了丰富城镇人民的娱乐生活，适应旅游事业发展需要，今后还要加快团河行宫文化休息公园的建设，开发和建设念坛水库景区。到那时，黄村卫星城将变得更加美丽。

在黄村卫星城西部，还有一座举世闻名的太阳能新村——义和庄。这里是我国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科技合作利用再生能源供应农村需要的试验基地。自1982年以来，已经陆续发展4000多平方米采光面的太阳能热水器，建起了本市第一座10千瓦光电泵提水装置。由中国和西德专家设计建造了40几户主动被动式太阳房等。近年来，到这里参观的中外人士络绎不绝，人们对这里开发利用太阳能等再生能源所取得的成果给予很高评价。1986年10月北京市人民政府命名义和庄为“北京市能源新村”。

展望未来，黄村卫星城的建设前景十分喜人。到2000年，城市人口将发展到20万人，人均住房面积10平方米，城市居民每人将占有15平方米绿地，黄村卫星城将建设成为一座清洁、优美、生态健全的现代化综合卫星城市，使这颗被人们誉为首都桂冠上的明珠迸发出更加绚丽的光彩。

三海子畔麋鹿苑

张 超

1985年2月27日,中国麋鹿引进小组代表与英国乌邦寺庄园主人塔维斯托克侯爵的代表,在关于麋鹿引进的协议书上进行了草签。麋鹿回归故园的消息,既使人十分欣喜,又令人不胜感慨。

麋鹿本是我国特有的珍稀动物。秦汉以后,野生麋鹿日渐稀少。清代,仅在京师南苑内还放养着一群麋鹿。那时,南苑是皇家苑囿,中有大、小海子和丰草长林,非常适宜麋鹿的繁育生长。清高宗在乾隆九年(公元1744)《双柳树》诗中,还描写了在饮鹿池畔双柳树清荫遮地与麋鹿为友的动人情景。

麋鹿为大型鹿科动物,性情温驯,以植物为食。因为它的角似鹿而非鹿,颈似驼而非驼,尾似驴而非驴,蹄似牛而非牛,所以俗称“四不像”。

清同治四年(公元1865),在京的法国传教士阿芒·大卫神甫,不惜重金,换索两具麋鹿头骨和两张麋鹿皮。运回法国后,麋鹿标本由巴黎博物馆收藏,按照国际动物学界的惯例,定名为“大卫鹿”,因而轰动欧美动物学界。之后,有的外国使馆又与清廷商洽,先后从南苑弄走一些麋鹿。

清光绪年间,永定河东岸决口,南苑遭受洪灾,麋鹿群受到损失。光绪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南苑行宫惨遭侵略军洗劫破坏,苑内麋鹿也被抢掠杀害净尽。

那以后,英国贝德福特十一世公爵(塔维斯托克侯爵的曾祖父)收集到十八头麋鹿,放养在伦敦以北美丽宽阔的乌邦寺庄园内,到目前已经繁育成为拥有数百头麋鹿的庞大种群。

麋鹿已重返故园了。放养它们的地方,就在大兴县红星区鹿圈村南偏西的三海子湖畔。

这里顺便提一下鹿圈村和三海子。鹿圈是南苑内最早的居民点之一。当地有一句村名顺口溜,就是“南场、庑殿、旧宫、鹿圈”。据《日下旧闻考》记载,顺治初年已有“鹿圈村”之名。该村得名,自然与养鹿有关。明时不详。《大清会典事例》载,乾隆五十一年将静宜园喂养的祭祀用鹿以及由盛京所进小鹿,交由南苑鹿圈喂养。鹿有缺额,捕捉苑内散养的鹿只来补充。养鹿和捕鹿,由鹿户十八人负责。

三海子为南苑内五个海子之一。过去三海子余水北流穿过鹿圈村,注入村北的凉水河中。建国后,三海子经过疏浚,面貌一新,成为养鱼基地。三海子湖面有五百亩,呈葫芦状,水面辽阔,碧波潋滟,水禽栖息,锦鳞戏水。这使我们想起了清高宗《海子行》中的诗句:“蒲苇戟戟水漠漠,凫雁光辉鱼蟹乐”。

1985年5月,在三海子湖畔的九百余亩的田野上,播种牧草,兴修排污工程,建起苑墙、鹿舍,麋鹿苑已经建成。这里绿树成林,芳草如茵,形成放养麋鹿的理想自然场所。

1985年11月11日,中国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和北京市政府负责同志,与专程由英国赶来的塔维斯托克侯爵夫妇,在南海子麋鹿苑举行了放鹿仪式。麋鹿,这中国的特产动物,这曾经生于斯、长于斯的珍奇鹿种,终于有二十头回到了它的故园!

1987年春季,苑中的麋鹿已经生育了可爱的新一代。为加快壮大和发展南海子麋鹿种群,1987年9月8日,英国塔维斯托克侯爵又赠送给南海子麋鹿苑十八头雌麋鹿。按照规划,到1991年,南海子麋鹿苑内的麋鹿将发展成100头以上的种群;南海子麋鹿苑将建成麋鹿和其他珍稀动物、植物的多功能自然保护基地,形成大兴县新辟的一处美丽诱人的名胜风景区

清雍正皇帝奶母坟

李 丙 鑫

大兴县榆垓乡黄各庄村东北有一座汉白玉石牌坊。石牌坊东北侧有清雍正八年六月(公元1730年)清世宗胤禛敕建的“恭勤夫人谢氏碑”。碑文用满汉两种文字书写而成。据碑文记载,谢氏夫人是雍正皇帝的乳母。

碑文:“谢氏秉性柔嘉,持躬谨厚,服勤内职,奉朕冲年。顺阴阳之宜,善调服御;审寒暑之节,克慎起居。……殚心力于禁闱,式昭姆范;荐苾芬于筵几,懋示褒纶。用笏不忘,永垂奕世。”

胤禛是清康熙皇帝第四子。《清史稿·世宗本纪》记载,他“生有异征,天表魁伟,举止端凝。”黄各庄远离北京城80余里,这儿怎么会有他的乳母呢?原来,早在明万历年间,皇宫内庭将有诞喜,就有在大兴、宛平二县选送奶婆的传统。

谢氏夫人出身贫寒,慈惠温良。胤禛即皇帝位后,为报哺乳之恩,即将谢氏夫人留居宫内,死后葬于此,并敕建石坊以为旌表。

谢氏夫人墓原在石牌坊正北,有横直六至八米围墙,墓前原有石桌五供,今墓已遭破坏,墓前尚存有汉白玉质华表一对,八棱光面,顶部座狮雕刻精美,姿态生动。石牌坊和清世宗敕建碑保存完整。石牌坊四柱七楼,面宽9.35米,高5.50米。有三座门。楼为庑殿顶调大脊,仿木结构雕石单昂麻叶头斗拱大式做法,明额柱枋浮雕龙凤云纹,夹柱石为须弥式。现墓地四周已划出保护范围,并已确定为大兴县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昆仑石记海户情

张 超

红旱区西毓顺庄附近，近年挖掘出一块碣石。石高2.60米。碑座高0.75米，长2.30米，宽1.10米；碑身高1.85米，宽1.02米，厚0.62米。碑身洁白，顶部扁而圆。这就是《南苑册》中所记的“饮鹿池”畔的“昆仑石”。

此地原在清代“有水一道，为饮鹿池”，也就是一个小海子。顾名思义，这一带自然是放养麋鹿的良好场所了。饮鹿池旁生有双柳树。这双柳树尽管不是奇花异木，但在当时却颇有点名气。《日下旧闻考》载：“双柳树在海子居中地，旧有古柳二株，先后凋枯，随时补植，并蒙天章题咏，遂为苑内名区矣。”乾隆帝于五年写过《南苑双柳树》诗；乾隆九年又写《双柳树》诗；乾隆十一年再写《南苑双柳复枯其一叠韵志感》，此外，还写有《南苑双柳树赋》。乾隆帝在《双柳树》诗中说：“南苑双柳树，厥名亦已久。临池弄清荫，婉婉盖数亩。岁月与俱深，麋鹿相为友。”可以想到，那时这里一池碧水，双柳垂荫，四周青葱，麋鹿出没，自有一番野趣。关于双柳树，还有一对相亲相爱的青年伴侣，而面临暴力拆散的厄运，殉情死于此地，后遂生长为“夫妻柳”的感人传说呢。

昆仑石是乾隆二十八年，在饮鹿池东侧所立。石上刻有乾隆帝题诗四首。其北面刻《存之诗》，西面刻《杂言诗》。南面所刻就是《南苑双柳树诗》。诗中写道：“南苑双柳树，昔年何葱茸。两株立平原，千丝织晚晴。因循失其一，独树若无荣。至今行路人，犹道双柳名。岂无补植者，枯萎率不生。嗟哉草木质，尚有相怜情。徘徊不能去，长歌代柳鸣。”乾隆写诗不少，大抵平淡乏味，而这首诗触景生情，尚可一读。

值得我们重视的是昆仑石东面所刻乾隆二十八年写的《海户谣》。这首诗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南苑海户的真实生活情景。

明时，南海子内有海户千余人，从事蕃育鸟兽培植林木和栽种蔬菜工作。而且曾经发放“自宫男子”到南海子以供役使。《明武宗实录》记正德十一年五月，“收自宫男子三千四百六十八人充海户，月予米三斗。”海户人数大为超过常额。《明会典》记嘉靖二十六年，“海子供役净身男子一千五百九十六人，每名于京月支米三斗。”

清代，南苑海户原为一千八百人，后有增减。乾隆末，裁汰海户四百人，计有海户一千二百人，共编为十甲。每甲以总甲一人、副总甲一人及小甲四人管理。每五甲，以海户头目一人、副头目一人统辖。其中一般海户九百二十二人，各给养赡地三十四亩。海户等每年须于苑内割取羊草五十八万束，上交庆丰司、上驷院厰十二万束，其余变价作为养鹿和南苑岁修费用。

关于海户的诗，明末清初的吴伟业写有《海户曲》，但只是开头几句提到海户“收鼠腰镰拜稿犬，筑场贯酒从樵义。不知占籍始何年，家近龙池海眼穿”，下面就写到南海子的变迁去了。乾隆帝《海户谣》写道：“海户给以田，俾守南海子。常年足糊口，去岁胥被水。以其有恒产，不与齐民比。赈贷所弗及，是实向隅已。我偶试春搜，扫涂仍役使。蓝缕洵可怜，内帑宁惜

此？一千六百人，二千白金与。稍以救燃眉，庶免沟中徙。并得贖存种，青黄菑有恃。道旁纷谢恩，菜色颇生喜。尔喜我所惭，过不他人诿。”

从《海户谣》不难看出：海户常年仅足糊口，一遇灾年不得温饱，衣裳褴褛，面有菜色，并且仍须照常服役。即使得到一点救济，也只是“庶免沟中徙”而已。可见海户的生活比当时一般贫苦农民也强不了多少。

庞各庄保卫战

史 柳 坡

京南门户庞各庄，位于北京南郊、京开（建国前称平大——北平到大名）公路西侧，地位显要、经济繁荣、商业发达、交通便利、人口集中，为“京南第一镇”，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

一九四五年“八一五”日本投降以后，冀中十分区七十五团进驻了庞各庄。根据地委指示，涿良宛县分开，按单县建置。四六年二月初，在张公堡过春节后，宛平县委、人民政府也搬进了庞各庄。

他们一到庞各庄，就救济贫苦农民；实行减租减息、合理负担、给长工增加工资；在农村普遍建立农会、妇女会、武委会、青救会和儿童团，进行建党和建政的工作。对一些反动地主和资本家开展了清算斗争。通过这些活动，充分发动了群众，人民当了家，做了主，扬眉吐气了。

人民开心之日就是敌人难过之时。斗争形势也是非常尖锐复杂的。有些坏人挑动不明真相的群众“请愿”闹事，搞破坏活动，甚至到北平军调处执行部挑起事端。就在四六年三月五日，薛营地主组织土匪，暗杀了村农会主任戴文祥等四人。狼各庄、宋各庄、西中堡、大臧村等地的地主反动势力也相继猖狂起来了。

蒋介石一边同毛主席在重庆举行和平谈判，一边在紧锣密鼓地调兵遣将，准备发动全面内战，一旦时机成熟，假和谈、真内战的狰狞面目就暴露无遗了。

庞各庄是敌人进犯冀中平原的桥头堡，枪声首先从这里打响了。

五月中旬，七十五团接到十分区送来的情报，说近期国民党将有大部队进攻庞各庄。当晚召开了紧急会议，十分区敌工部长徐英和红军团长李德才传达了分区指示：军民要紧急动员起来，做好战斗准备，应付突然事变，坚决击溃敌人的进犯。当即组织了党政军民联合指挥部，有徐英、李德才、赵绍昌（政委）、梁朴（副团长）、刘浩（县委书记）、马迅（县长）、田勇（县委武装动员部长兼县人民武装委员会主任）等。

首先是抢修工事。由马迅、田勇、宋三洪（县青救会主任）、崔振春（庞各庄镇副镇长）和高起（镇民兵队长）等同志组织和发动了几千名民工，带着铁锹、洋镐、土筐等工具，围着庞各庄东、北、南三面，日夜构筑工事。庞各庄南北四里长街，东面与平大公路之间，有天堂河，河上有南北两座石桥，沿河西岸，从南到北挖了一条宽三米、深两米的战壕，隔二十米修一个突出的地堡，为机枪掩体，西面没有挖沟，因为都是各家店铺的后院，有围墙，只在墙上掏洞和枪眼就够了。在几十家房上修了高房工事。南北两个十字街心，各修了一个能容纳一班人的大地堡，大街两侧各家各户都掏通了，打起巷战来，通行无阻。这些工事，只用了两天一夜就按要求完工了。

七十五团有三个营和一个特务连，其中两个营当时正在外地执行任务，只有二营和一个特务连驻守在庞各庄，加上县机关干部和民兵，总计四百人左右。

二营有五、六、七三个连，二百多人，在营长平东和副营长苏振荣带领下，紧急动员后，

每人又多发了几颗手榴弹和一百发子弹，个个磨拳擦掌，义愤填膺，纷纷表示：为保卫人民的胜利果实，与敌人血战到底。

根据团部分析，敌人进攻的重点是两座大石桥。营部决定让能攻善战的六连守卫南大桥和南十字街，五连守卫北大桥和北十字街，七连布防在街里，特务连守卫团部和县委、县政府机关。团部在兴隆烧锅，营部在街北头郭家大院内。

五月十五日拂晓，国民党正规军16军22师两千多人，3辆坦克，从黄村分几路向庞各庄进发。七十五团侦察员正在密切注视着敌人的举动，并不断把情报转告给指挥部，庞各庄军民正在严阵以待。

上午九点，敌人占领了庞各庄北边和东边一二公里的东中堡，西中堡、崔庄子和郭庄子，架设了几十门迫击炮、六〇炮和山炮。

十点钟，正式开火，敌人以密集的炮弹向庞各庄倾泄，天空好象打雷一样，轰隆轰隆响成一片。有人估计，在一小时内，打了一千多发炮弹。炮弹落在了纵深处，但战士都进入了前线阵地，所以伤亡很少。

久经战火考验的李团长站在一家高楼上，沉着地用望远镜仔细观察着敌人的动静，他判断说：“这是火力侦察，没什么具体目标，瞎打一气，吓唬咱们。”隔了一会儿，他命令通讯员：“通知五连和六连做好准备，炮击以后，步兵要冲锋了，把他们打回去！”

果然不出所料，敌人猫着腰，越过平大公路，都趴在天堂河东岸的一片麦地里了，距河西岸的战壕只有四五百米了。从麦穗的摆动，可以判断敌人正在顺着麦垅往河边蠕动。

“班长，打吧！”一名新战士看见敌人露头了，手都痒痒了。“不着急，让他们再多活几分钟。”班长咬着牙，眼里喷着火。

死一般的沉寂，好象空气都凝固了。

“打！”一声令下，哒！哒！哒！机枪、排枪怒吼起来，顷刻间，火舌席卷了全部暴露出来的敌人。在后边麦垅里向前蠕动着敌人蜷缩起来，不动了，有的掉转屁股向后逃窜。一个当官的，站在马路沟里督阵，叉着腰，举着手枪，吼着：“再给我向前冲，不许撤退，谁他妈往回爬，老子毙了他！”枪逼着一个个炮灰又爬了回去，爬到麦垅西头，迎接他们的又是一串串无情的子弹。

其实南北大桥之间八百米战壕里，只有三挺机枪，南北桥头各一挺，中间一挺是机动的，打一梭子换一个地方，一名正射手，两名副射手，轮班射击。敌人也摸不清这里到底有多大战斗力。

为了缩短战线，团部决定把守卫在庞各庄南头的六连三排撤回到南十字街来，其中第九班负责守卫十字街东南把角——祥泰栈。这样，敌人就从南头进了街，占据了祥泰栈刘掌柜家的一出四合院，与祥泰栈相距百米，互相射击。

午后，敌人又是一阵猛烈的炮击，轰毁了一些高房工事。接着有两辆美式坦克向南大桥开过来，平大路上还有十几部汽车运送弹药和增援部队。其中一辆坦克已经开到了桥头，守卫在那里的六连一排排长郭炳义，从掩体里跳出来，接连甩出去几颗手榴弹，又打了几发机关炮，把履带炸断了，坦克瘫痪了。郭排长身中数弹，壮烈牺牲。

另一辆坦克绕到大桥东南边，向街里开炮。九班战士杜宝田，正在祥泰栈的高房岗楼里，右手提着三八枪，透过枪眼正在观察敌情，突然一发坦克炮弹，穿透岗楼，打折了他的三八枪，但他没受伤，下房后，找了半口袋黍子，把墙窟窿堵上了，继续战斗。

敌人向北大桥也几次发起冲锋，都被五连击退了。

敌人最怕夜战，天一黑，大部分敌人撤了，只有占据刘家四合院里的二三十人没有来得及退走，就被一营包围了。原来，一营在永定河南执行任务——剿匪去了，团政委赵绍昌和营长乔越闻讯庞各庄打响后，急行军回来增援，进了大街南头，听说这座四合院里有敌人，不顾一路行军的奔波劳累，立即包围，一顿手榴弹，把房子打着了，击溃了敌人。

指战员们大多一天没吃饭了，但战斗情绪非常高涨。到了半夜，枪声稀少了，老百姓把烙饼、馒头、贴饼子、咸菜送给子弟兵。糕点铺的伙计们把点心拿出来，送到战壕里。洋泰栈的刘掌柜用柳条簸箕撮着芝麻糖球恳切地说：“吃吧，吃饱了好打仗，不然让土匪抢了去，等于喂白眼狼。”

当晚，李团长召开了紧急会，重新做了战斗部署。

第二天刚蒙蒙亮，守卫在南十字街西北角的指战员正在吃早饭——烙饼，突然听到炮响，轰一声就在南裕丰烧锅的房顶上爆炸了，大家立刻做好了战斗准备。

一阵炮声过后，敌人又发起了冲锋，从北面和东面进攻，屡遭失败后，又从南面突到距街心百米左右，被从街心地堡里喷射出来的火舌堵住了。敌人一看正面冲锋是鸡蛋碰石头，也改变了策略，抢占大街两边的民房，居高临下，与守卫在那里的我军对峙着，敌人的十几具死尸横七竖八地躺在大街上。

在南裕丰和地堡里坚持战斗的是六连二排，由李副连长带着；还有团部特务连的一个排，由连长赵云英带着；共有五十多人，坚持了两天一夜，打退了敌人多次进攻，始终未让敌人越雷池一步。

青救会主任宋三洪与青年干部杨志高参加了那里的战斗，宋三洪回忆说：“突然，枪声如在耳边。我和小杨马上搬梯子上房观察，一看，冲上来的一小股敌人距我们只隔一条四米宽的小胡同了。我急中生智，抄起枪来，一搂机儿，前边的敌人应声倒下；小杨又甩出了手榴弹，打得敌人晕头转向，也不知院里有多少八路，不敢前进了。过一会儿，六〇炮又接连打来，我们都靠墙根隐蔽起来。”

六连通讯员杨万增说：“当时，子弹和手榴弹几乎快打光了，怎么办呢？我们在房上，敌人在房下，若是敌人爬上来，我们就用刺刀把敌人挑下去；敌人开枪，我们隐蔽起来；敌人往房上扔手榴弹，我们抓起来，再投下去；有时对准几个敌人，也投颗手榴弹，一炸就是三四个；就是投块砖头、瓦片，砸不着也吓他们一跳。”

作战参谋赵修芝，看着敌人冲上来了，他跑进地堡里，端起机枪扫射起来。

特务连的机炮排指战员，抬着重机枪和机关炮，战斗打响后，哪里最吃紧，他们就出现在哪里，他们的口号是：“只要我们在，敌人就甭想冲上来。”

就在这激烈紧张的战斗中，县武委会的小通讯员宋金中还自编了一段小快板，打着手势鼓动大家：“人民子弟兵，不怕敌人凶；全民来支援，到处地雷轰；高墙加地堡，深沟加陷坑；掏墙来连院，枪眼布哨兵；敌人猛打炮，我们要冷静；一听炮声停，必有敌冲锋；机枪手榴弹，打他遍地红；保卫庞各庄，看谁立大功！”

庞各庄正东七八百米处有个旧砖窑，一个敌人军官站在那里指挥，被我侦察清楚后，嗖的一颗子弹，穿过右腋窝，打在他后边的护兵身上，应声倒下了，军官吓得赶紧龟缩进窑坑里，再也不敢露头了。

白天，还从南苑飞来几架敌机，盘旋了几圈，也无能为力地逃走了。

敌人扬言：“庞各庄的一个蚂蚁也别想钻出去！”

但毕竟是敌众我寡，在兵无外援、弹药缺乏的情况下，七十五团苦战了三十多个小时，作战指挥部根据上级“避兵锋锐，不惜一城一地之得失，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的精神，决定有组织有计划地转移，并临时成立了战斗队、突击队和转移队。

五月十六日下午四点开始突围。由战斗队向东面敌人佯攻，好象要冲出去的样子，吸引主要敌人进行阻击；同时，由突击队从西面突围，并掩护机关干部等迅速转移。然后战斗队也突然撤离，追赶大部队去了。

敌人唯恐中计，又用重炮猛轰了一阵，直到夜幕降临时，才鬼头鬼脑地闯进了庞各庄，这里早已无我一兵一卒了。

敌人向当地要了三百口棺材，装殓他们的炮灰去了。

激战骑兵师 血染永定河

史柳坡 张竞生

大兴、宛平、永清、安次交界的地方，比较偏僻，交通不便，敌人控制得比较松。这里在解放战争时期，却是革命根据地，大兴县委、县政府和独立营经常在这一地区活动，并依此为依托，向腹地发展。一九四七年底到一九四八年初，在大古营和南北王力一带，首先贯彻了十分区在霸县苇塘召开的土地会议精神，过春节时，军民联欢，敲锣打鼓，放鞭炮，扭秧歌，演活报剧，表演跑驴和小车会，喜庆胜利年，搞得热火朝天。

人民欢乐，敌人害怕，这里距北平只有百里之隔。敌人闻讯后，密谋策划，要在这里进行一次大打荡，妄图一举全歼这支人民的子弟兵，拔掉这把戳入敌人心脏的尖刀。

敌人的举动是蒙不过人民的眼睛的。冀中军区获悉敌人这一情报后，及时转告了第十军分区，分区立即派两名侦察员通知独立营，但不幸中途遇难，情报没有送到。

二月十八日，正是农历正月初九，清晨，按原通知，独立营副政委王烽台带着两名连指导员曹志平和韩凤楼，从大古营出发，往南奔永定河，要到分区参加政工会议去。

独立营各连正在领面做饭，准备上午到三区配合政府进行土改工作。刚要吃早饭，侦察员田熙德和县干事张德录向营长王绍基报告，说东边北王力一带发现了大股敌人。王营长赶到村东口，站在土围子上，举起望远镜，但浓雾茫茫，什么也看不清楚。

一会儿又听村东响了几枪，一袋烟功夫，有几个探家归队的战士跑回来说：“刚才的几枪是我们打的，给营部报个信儿，东边有敌人。”

王营长立即命令部队紧急集合，同时派通讯员把县委书记马庆云和县长张景伯请来，说明敌情，并决定马上转移。

部队向南出发了。因过一条河沟，每人都沾了两腿泥，棉鞋和两个棉裤腿也都硬梆梆地冻在一起，好像穿上了一双大马靴。

正走着，王副政委等三人从南边回来了，向王营长说：“永定河南敌人都进了村，站了岗，过不去了。”

两个领导交换了一下意见：东面和南面都有敌人。看来，很可能是在包围我们。如果向北转移，等于自投罗网。只能向西挺进。

部队又回到了大古营，加紧构筑工事，同时派出侦察员四处侦察。

下午三点钟，侦察员回来报告说，西边发现了敌人骑兵。

王营长在村西口，站在一高处，用望远镜一看，远处尘土飞扬，大队骑兵正从北往南奔驰。

“敌人是从四面合围我们来了。”王营长一边往营部走着，一边思索着突围的办法。

当晚，县委在大古营召开了紧急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县委书记马庆云、县长张景伯、副书记兼组织部长刘砚古、宣传部长刘蒂、联络部长赵建华、公安局长任志成、营长王绍基和付政委王烽台。由马庆云主持，王绍基在会上首先介绍了敌人合围的形势，然后提出了几个突围的

方案，他说：“根据我们以往的经验，敌人的主力是放在平大公路以东，以西敌情比较缓和。过去敌人多从北边来，我们往南，过了永定河，敌人也不敢追了。但这次河南也发现了大批敌人，说明形势比较严重，敌人已经抄了我们的后路。唯一的是往西撤，过了平大路，就比较安全了。实在不行，到河西去，那里有涿良苑根据地。”

县委决定：一部分区县干部随部队转移，另一部分就地分散隐蔽，坚持对敌斗争。深夜十一点钟，雾气沼沼，几乎对面不见人。部队静悄悄地出发了。

从大古营一直往西，绕过南各庄，约摸走了二十多里了，因为夜色漆黑，也无法辨认方向。忽然发现前边有个村子，想进村找个向导带路。

这时，又有个通讯员跑过来对王营长说：“报告，后边失掉联系，区县干部和一个后卫班落在后边了。”

王营长立即派人去找。然后，他亲自带了兩名通讯员摸进了村东口，忽然看见前边不远处有两个黑影晃动，他已来不及隐蔽了，张口就问：“谁？”

“口令？”对方反问。

“不好，是敌人！”王营长说时迟，那时快，当机立断，举枪就打，趁此时，赶紧闪躲一旁，敌人一梭子卡宾枪打过来，但没有伤着人。

王营长率领部队继续西进。敌人也没敢追，只是瞎放了一顿枪。

回过头来一想，才猛醒过来，原来这村就是朱家务。

趁着天黑大雾，赶紧赶路，一直西行，绕着村子走，从东西胡林村北穿过，直到十九日拂晓，赶到了榆堡正西六公里的辛庄才停了下来。

过了一个小时，失去联系的后卫班和区县干部也赶来了。

原来在朱家务驻防的是敌骑兵一个前哨连，王营长打了一盒子枪以后，敌人也担心袭击他们，偷偷地溜掉了。

后来知道，敌人九十二军、一百四十二师和一百零九师等出动了几个团的兵力，从四面包围，其中包括傅作义的骑兵第四师，从北平出发，在永定河以北进行了大扫荡，妄图一举全歼大兴县独立营。敌人万没料到，独立营一个夜行军，就使敌人的阴谋成了泡影。难怪敌人也说：“他们有孙悟空的本事，神出鬼没。”

战士们虽然又饿又累，饥寒劳累，但终于甩掉了敌人，人人都露出了胜利的微笑。

营部原计划在辛庄休息一下，就过永定河，到河西，就彻底地粉碎了敌人阴谋。但侦察员报告，永定河封冻未化，又来了漫凌水，有一尺多深，而且辛庄村西的河堤陡峭，有一人多高，从堤上跳下去就是水，水下是冰，很危险。

于是，临时改变计划，十九日下午沿河堤往北走了三公里，当晚，营部、二连和三连的一个排就驻在了紧靠河堤的刘家铺，一连驻在了阎家场。当时，刘家铺、阎家场和东西麻各庄之间都有交通沟相通。

再说敌人合围的计划落空以后，误认为独立营是分散隐蔽了，就到各村去翻，找了半天，不见人影，又沿足迹追到辛庄来。

二月二十日，刚吃过午饭，侦察员跑来报告：“在辛庄一带发现了敌人骑兵。”

王营长和王副政委边说边走，出了营部，正准备上堤去看看情况，忽听东边的阎家场枪声大作，知道敌人不仅从南边辛庄向这里进攻，而且从东边也围了上来，已经跟一连接火了。

两个营首长商量了一下，王营长对王副政委说：“你去二连，严密监视顺大堤从南边来的

敌人，我到阎家场看看一连的情况。”又叫通讯员通知韩参谋：带三连那个排，掩护营直属和区县干部马上出发，沿大堤往北走，到六公里外的赵村等候。

王营长到刘家铺村东口，往东一看，敌人的骑兵至少有五六十，正分两路向阎家场奔来。他担心一连顶不住，就命令通讯员通知一连撤出战斗，集结到刘家铺来。

但一连连长张宝善已经把兵力部署开了，村东口已经和敌人开火了。

原来是骑兵师一个搜索连，正在耀武扬威地向前奔走着。等敌人进了射程内时，张连长一声枪响，“打！”一顿排枪，冰雹似的拽了过去，这突如其来的子弹打得敌人晕头转向，马也惊了，当时就打死了几匹马，伤了四五个敌人。趁敌人混乱之机，张连长命令：冲锋！

一连分两路，一路沿阎家场到东麻各庄的交通沟冲了过去；另一路则绕道迂回到东麻各庄村北，边追边打。一排突进了村，二排三排也分别从南北方向向街心夹击。一时，步枪、机枪响成一片。

敌人乱作一团，丢枪弃马，龟缩在东麻各庄东北角的一个地主家院里。一连很快包围了这个院子。先是政治攻势，向院里的敌人喊：“缴枪不杀！”“优待俘虏！”喊了一阵，见无动静，副班长张德林急红了眼，说：“这群狗娘养的，光来软的不行，还得给他们点厉害看看。”说着端起上好刺刀的三八枪就向大门冲去，眼看离大门只有十来步远了，敌人从门里射出几颗罪恶的子弹，张德林同志不幸中弹英勇牺牲了。

这一下激怒了全连指战员，“为张班长报仇！”不知是谁首先往院里甩进一颗手榴弹，轰隆一声爆炸了。紧接着，十几颗手榴弹，即在院里开了花。只听得里边马嘶人叫，鬼哭狼嚎。有的敌人乖乖地双手举枪投降了。

这时又有敌人三百多匹马分别从东、南、西南三个方向向这里夹击。两个通讯员好不容易找到张连长，传达了营部命令：立即撤退。

一连沿着交通沟很快地撤到了刘家铺。

一连在这次战斗中，打死打伤敌人二十多个，马三十多匹，还缴获了一支汤姆生冲锋枪。

经审讯俘虏，才知道他们是傅作义的骑兵第四师。全师三个团，每团五个连，还有一个特务连。是傅作义的王牌军。这次是跟踪而来，任务是全歼大兴县独立营，平定永定河北。

根据这一新的情况，营部命令连长张宝善率领一连打先锋，沿永定河大堤往北撤。连长史清和率领二连断后，掩护部队撤退。

这样，营部就撤出了刘家铺，都上了村西大堤。

这里的堤坡很陡，有三丈多高。堤上坡上长满了大柳树，都有一搂多粗，堤上还有很多土牛，正好当掩体。

真是战机不可失，时间就是胜利。刚上了大堤，敌人骑兵就沿大堤从南北两边围了上来，有三百多人马，杀气腾腾，尘沙滚滚。再往堤下一看，几百米外，敌人黑鸦鸦一片，马嘶蹄疾。再远望，敌人简直像一片小黑老鸱，望不到边。

王营长命令一连连长张宝善迅速出击，向北打，无论如何要打出一条生路。同时命令二连连长史清和从南面阻击敌人，要隔断南北两路骑兵，使其不能会合。

独立营二百多人，三面受敌，背水一战，形势非常严重。

副政委王烽台鼓励二连指战员：“你们的任务很艰巨，南面是敌人进攻的重点，你们一定要顶住，这关系到全营的生命安全！”二连指战员群情激奋、斗志昂扬，人人荷枪实弹，个个